

悼吳廷柏同學

張 坦

——「欲祭疑君在，天涯哭此時」——

吳君廷栢，字少蓮，祖籍浙江，生長河南，清末與筆者同在鄭州實業學堂肄業，嗣又同時考進北京郵傳部交通傳習所，不但同班受課，且住同一宿舍，日夕相處，論交至深！

君極好學，手不釋卷，夜間入寢，常以校中所發之書籍講義，堆疊作枕，天色微明，睡眼惺忪，便探手而取就床上朗朗低誦，歷數十分鐘不輟；舉此一端，可見其用功之勤而寸陰是競也！

民元年，君畢業，分發在京漢鐵路實習，隨後派充站長總稽查、段長等職；民十五一十六年，國民革命軍底定武漢，在漢口設立平漢鐵路管理局，君調升車務處運輸課長，一直任職，將近十年。君富責任心，事無鉅細，皆必躬親，每日案牘叢集，非俟處理完畢，不離辦公室，勤勞卓著，成績斐然，上峯

迭加嘉獎，前車務處長陳清文，邱鴻鈞俱倚之如左右手，誠可稱一位車務專才！至其操守嚴謹，生活淡泊，待人接物，和藹可親，尤為同寅稱道不置！

倭寇猖狂，肆意侵華，「七七」一、「八一三」事變相繼發生，我政府忍無可忍，決心全面抗戰，斯時運兵輸械，急如星火，中樞特任錢宗澤（鐵道部次長兼隴海鐵路局長）為全國鐵路運輸總司令，負責通盤籌劃調度各路機車車輛，以利戎機。

錢公設運輸總司令部於鄭縣，一面分電平漢、隴海、津浦、滬甯等路，遴派高級幹員，集合部中，協同辦理運輸事宜，平漢鐵路乃指派君帶同得力人員前往擔任此項工作，此係民廿六年八月間事也。君到鄭後，夙夜在公，倍加辛勞，因此身力微感疲憊，頗往××

醫院就診，隨時注射藥針，藉以加強體質；翌年春初，事出意外，君一連數日，未曾到部，部中同事，感覺驚異，四出尋覓，杳無踪跡，詢之××醫院，據稱多日未來就醫，至是，衆認君已失蹤，遂急報請地方治安當局速予偵察，冀可得到君之下落，但時經數月，竟如黃鶴一去而不復返，終無破案之消息，究竟生死如何，莫得而知？

當君失蹤之初，轟動一時，成爲一大新聞，外間議論紛紛：或謂：「君係被××醫院誤打藥針，因而殞命，院長畏罪，乃將其毀屍滅迹，且有人於某晚見由該院內抬出麻袋一大口，運往鄉郊掩藏，蛛絲馬跡，不無可疑」。或謂：「君係被漢奸綁架，逼其供給軍運情報，旋遭毒手殺害，蓋日方暗中買通地方惡徒，作此勾當，正大有人在也，」；平漢路局雖曾根據以上各疑點

，控經當地司法機關作一連串的密查與傳訊，然以缺乏充分證據及確鑿迹象，不能遽予起訴。

未幾日軍自長辛店沿鎮路線長驅直下大局愈形嚴重，鄭地人心惶

憶 謠 報

惶，無復注意此案，最後平漢全路陷入敵手，則更無人過問矣；逮勝利復員，八載滄桑，人事全非，益難舊案重提，澈底追究，卒於真相莫明，永成懸案，豈不悲哉！

筆者海角棲遲，憶君無已，偶讀唐人詩句：「欲祭疑君在，天涯哭此時」，無異道出筆者目前之境，亟錄此詩，以悼故友，魂兮有靈，望入我夢！

蔚 華

平院庚午（民十九）級友孫譽芳兄，雅好文藝，為人健談多風趣，在校時嘗自辦一小型報紙，取名曰「謠報」。舉凡採訪、編輯、排版、繕校諸務均獨任之，每次發行對開一張，內容包括有新聞報導，專論，文藝小品，及長篇小說等，其題材多為校內外之瑣事逸聞，而以詼諧出之，雅俗共賞，近諶而不虐，閱者莫不捧腹，每刊出，無論教授同學，爭以先睹為快，一時風靡全校，實非其他任何刊物所能比擬，偶與在臺諸級友談及，猶嘖嘖稱道，具見其予人印象之深也，茲錄數則以饜讀者。

一、小品文字

竹 枝 詞 四 首

槐蔭深深列兩行，廣衢只在樹中央，請君認準鬚鬚老，在下原非孫玉芳。

（男女兩孫玉芳以鬚鬚為別）

誰似風流城北公，漢宮飛燕入懷中，門深人靜圖書館，好對洋書訴隱衷。

（城北公徐申初同學與其情人時會於圖書館，有人至則彼此默然讀書）

能忍相思淚數行，夢中阿曉最難忘，夜深絕叫驚同學，都為南京鄭安娘。

（同學王文頌君每在寢室大說夢話，一夜忽高喚其妻鄭阿曉女士之名，同學皆被驚醒）

阿弟雖然最下流，阿哥却是解溫柔，從今不信西洋藥，大腹彭亨似虎丘。

（周通夫周宗達昆仲，均為級友，宗達兄現在臺中員林主辦英文旬刊，渠在校時愛說「下流」二字，同學即以此為其綽號，其兄嫂愛情極篤，雖常用「她的友」藥片，亦不能阻愛芽之長也。

各 班 班 歌

滿校欣傳老大哥，以資表率效阿婆，憑君一叩諸同學